

社会主义的
历史命运

赵明义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赵明义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

ISBN 7-01-002567-3

I. 社…

II. 赵…

III.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IV. D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280 号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SHEHUI ZHUYI DE LISHI MINGYUN

赵明义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1

字数:742 千字 印数:1—1,500 册

ISBN 7-01-002567-3/D·698 定价:47.00 元

说 明

《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最终成果。山东大学国政学院科社系赵明义教授承担全书的框架设计、指导思想、各卷主要思路的确定以及统修定稿。王韶兴、孙宽平协助课题负责人作具体工作。

该书各部分的作者如下：导论——赵明义；卷一——赵明义、张文木（主要整理和起草人）、杨鲁会；卷二——陈海燕；卷三——王韶兴（第一、四部分执笔人并承担该卷的初审）、杨岭华、臧秀玲；卷四——刘廷合、崔桂田；卷五——孙宽平（并参与“卷四”的部分初审）；卷六——赵明义、毛惠彬（第一部分起草人）、纪培荣（第二部分起草人）。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和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在此谨向有关同志深表谢意。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该课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和复杂，所以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1996年5月

导 论

(一)

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出现了
鲜明对照、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一是以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首的东欧 10 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改
革浪潮中发生了制度倒退性的剧变，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苏
联国家解体，南斯拉夫四分五裂战乱数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跌至谷底；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之后，迅速纠正了曾推行近 20 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左”的路线错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走上了以现代
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有本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伟大国家——中国，在东亚崛起。

对这两大现象，世界上持有不同的立场、怀有不同动机的人，
结论自然会大相径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代言
人——思想家和政治家，纷纷发表演说和著书立说，以苏东剧变
作为依据，把中国的迅速发展歪曲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
主义”，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彻底失败了”，“共产主义最终灭亡
了”，“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21 世纪世界上将不会再有
共产主义的一席之地”。这种言论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就

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及其所著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89年4月美国出版，同年10月中国翻译出版）和《大失控和大混乱》（原名《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1993年美国出版，1994年6月中国翻译出版）。与此相反，世界上一切有见地的工人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则对此作出了与上述结论完全相反的科学回答。他们认定，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才存在和发展了140多年，它同一切现在还很强大，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早已属于旧事物的反动势力相比，各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这就是毛泽东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8年8月14日）写的那篇著名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所科学概括的两条截然相反的定律：“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它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①本世纪60年代初，即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朋友的谈话中，以中国革命经验为根据对新生事物和人民斗争事业的艰巨曲折性，又作了新的概括，他说：“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②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七千人会议讲话）中，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6—1487页。

② 转引自196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结我国 1958 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时，又重申了上述科学概括，指出：“最近四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我们才认识了中国的客观世界。”“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① 根据毛泽东对人民的斗争与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当然包括在内，甚至是主要的）发展规律概括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和“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直到最后胜利”两个科学公式可以看出，包括苏东剧变这样的大失败也是暂时的，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经过斗争会重新取得更大胜利。对此，邓小平在 1992 年春的南方谈话第六部分作了十分科学的阐述，有力地坚持、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5—826 页。

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

由上可见，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已十分尖锐地摆在了世人面前，为了社会主义复兴与发展这一大业，身为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工作者的我们，自然应当下大力气认真加以研究，以回答斗争实践中提出的这种新挑战、新问题。我们应有这种责任感。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②

(二)

那么，“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命题的科学含义是什么呢？

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同义语。从广义方面说，它的另一个名词又叫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学说。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又表现为三种形态：首先是**理论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接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后，产生了工人阶级政党和在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即**运动形态**；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运动实践中经过长期检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转折点，也即历史的大飞跃——由科学理论和运动实践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从而产生了**制度形态**。因此，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是其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和制度形态之有机统一或科学综合，也就是说，它既不是指社会主义的某一种形态，也不是指三种形态的机械相加。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它们

^{①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三者内在的联系，那就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或理论体系为指导，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实践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基于此可以断言，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之含义是一致的。研究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就是探讨理论形态、运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历史命运问题，就是说，既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在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也探讨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命运。

“命或命运”一词，在中国的辞海和辞典中，旧指吉凶祸福、寿夭贵贱等命运，即人对之以为无可奈何的某种必然性。如《论语·颜渊》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或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到及经历，就如王勃《滕王阁序》所云：“时运不齐，命途多舛”，迷信者认为是生来注定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宿命论。将“命运”一词用作比喻，一般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某种趋向，如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新情况改变不了它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命运；等等。

列宁赋予了“历史命运”概念以科学含义。列宁的故乡俄国，1905年大革命失败后，自1907年起到1910年是俄国历史上的反动年代。当时，沙皇制度胜利了，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活动。追求唯心主义哲学的倾向加强了；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大有教益的一课。列宁此时得出结论说：“患难识朋友。战败的军队善于

学习”。^①于是，从1910年到1914年，俄国革命又进入了革命高涨年代。就在这时，列宁于1913年3月1日在《真理报》第50号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篇著名文章。文中说：“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②很显然，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原理，当作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之一。接着，他就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表时起，按历史顺序简明考察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在考察过程中列宁明确了马克思学说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这一命题的含义。他指出：“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变进程是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个学说呢？”^③很清楚，列宁是从马克思学说在世界历史事变的进程中，是否经得住检验、得到了证实和发展的角度来定义“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一命题的。列宁分三个主要时期（即1848年革命至1871年巴黎公社为第一个时期；从巴黎公社至1905年俄国革命为第二个时期；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为第三个时期）进行了科学考察与分析之后，十分明确地作出结论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个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④并且还科学地预见说：“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⑤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便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于1848年正式诞生到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个70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完全经受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页。

④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0页。

住了世界历史事变进程的检验，证明它确实具有不可辩驳的真理性质。它不仅经得住检验和证明，它还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发展。总之，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学说在历史发展中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获得了实践的证明，并使自己得到丰富、完善和发展、创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这一命题的科学含义。以此类推，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也是要看其是否经受住历史实践的检验，获得革命或建设实践的证明，在实践中坚持正确，纠正错误，不断在改革与创新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三)

依据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赋予马克思学说以及在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命运以科学含义，我们在从事国家“八五”社科重点项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研究过程中，经过课题组反复研讨，最后的框架设计确定为“六卷”。

卷一是围绕“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科学命题展开的。

该命题是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提出的。他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尽管这一重要思想是针对当时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美籍德国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的，但它具有普遍性，因为它揭示了科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3页。

社会主义的本性，因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及一切真正坚持、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他们学说的后继者们的一贯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命题，表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就纵向说，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运用过程中，不能作为教条去硬套，而应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不同特点加以运用，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实际运用过程中，加以检验、证实，创造性地发展，使之不断丰富和完善。正如恩格斯所一再宣布的那样：“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①“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②“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③列宁十分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主张和态度。他一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因为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任务和政治环境必然有所改变。”^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 α ）历史地，（ β ）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 ）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⑤

从横向方面说，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全世界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运用过程中，必须结合各个民

①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9页，第3卷，第56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④《列宁选集》第3卷，第24页。

⑤《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页。

族、各个国家的民族特点和具体国情，不能将其当作教条在各民族、各国家中生搬硬套。对此，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下半叶之后，对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写过不少信件，一再提醒和批评他们千万不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生搬硬套到美国，指出，德国人（指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引者注）“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① 列宁在俄国开始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就明确宣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 不仅如此，列宁还十分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意见差别。他认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204页。

范。”^①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他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对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作家的以上论述，再来理解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就可以充分说明，邓小平既继承和捍卫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又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具有各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建设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各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谁违背了这一原则，谁就将会把本国革命或建设事业引向失败。

基于上述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科学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命题的分析，我们认为，必须正确处理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与他们的继承、捍卫、发展者的关系。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后，在各个历史阶段与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传播和运用时，必然会产生不同时代与不同国家的思想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领袖。比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进入资本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产生了列宁这样的伟大思想领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之后，就产生了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领袖毛泽东，并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当我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经过了几次胜利、失败的反复之后，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的实际，通过坚持、纠正、创新，又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新时期的中国产生了新的思想领袖邓小平，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之结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正因如此，所以我们给广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下定义时，首先认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继承、捍卫、发展者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源”，而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其他一切为坚持、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的思想领袖们的理论，则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流”。有的伟大思想领袖的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是“流”，而对其后继者来说又是“源”。如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

*

*

卷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 70 年（1847—1848 年《共产党宣言》问世至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卷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个 70 年（1917 年十月革命至 1987 年苏共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卷四——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卷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这四

卷,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通过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检验,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的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70年,是其创立、形成和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该阶段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为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斗争。第一个70年的前23年,是革命的来潮和高涨时期,在反复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在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工人起义被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进行科学分析之后,得出了“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的科学结论,教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认识和掌握“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鼓舞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跌倒爬起来继续战斗;1871年巴黎公社经过72天的战斗,后被反动政府镇压而遭致失败,此时,马克思又站在巴黎公社英雄们的立场上,用科学的态度观察这一事件,并作出结论说: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教导工人阶级认清巴黎公社事业的强大生命力,让巴黎公社英雄的后继者永远高举其旗帜同旧世界战斗。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既验证和肯定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之正确性,又使其获得了创新和发展,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理论遗产。这一时期,由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理论与策略被斗争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所以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破产;而马克思主义则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个70年的中间34年,世界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自巴黎公社失败后由高潮进入低潮;逐步复兴后便朝横广方向拓展,

各个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由非法斗争转为合法斗争,为未来决战作了许多准备,取得了巨大胜利,进一步检验和向前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第一个70年的最后12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一次世界性的大挫折:第二国际各国社会主义政党逐步被右倾机会主义者占据统治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除半个大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两个小党(即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之外,都背叛了战前由第二国际通过的反战决议——“巴塞尔宣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终于导致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社会主义运动再度陷入低潮。一时间,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崩溃论”、“消灭论”,甚嚣尘上。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列宁挺身而出,勇敢地肩负起了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任。他写了大量科学著作,对此次修正主义大泛滥的教训作了入木三分的科学总结,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者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科学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新特点与俄国的具体国情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学说,制定了一整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并抓住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造成战争危机的有利时机,遵循“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发展规律,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和薄弱环节——俄国,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欧洲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支援下,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又将革命低潮推向高潮,使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科学理论与运动实践变为现实制度的阶段。高潮—低潮—复兴—再度低潮—更大高潮,这就是第一个70年社会主

义运动发展的实际进程。

——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个70年，是重点实践与检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论。人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和北美等经济文化较发达、工人阶级占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就是到他们晚年在同俄国革命家讨论俄国村社命运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关于俄国等东方、半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即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时，仍然认为必须是西方发达国家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作出积极示范和给予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以巨大援助，再加上这些国家本身发生人民革命等内部条件，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村社的命运才有可能同未来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在第二个70年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半东方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中国等等）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在进行探索：以俄国为代表的国家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论，以列宁“一国胜利学说”为指导，进行革命探索，结果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始，接着中国人民革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革命也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被首先突破。然而夺取政权后，如何变革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上，却遇到了很难解决的历史性课题。70多年来，这些国家一方面获得了三个历史性伟大胜利，另一方面又遭受到三次严重危机。

三个历史性伟大胜利是：第一，通过伟大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和在它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形态，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制度形态，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进而成为苏联；第二，在第二次世界